

海盐记

小说上演义的故事，曹操入宫，见一人眉清目秀，精神充足，暗想东都大荒，官僚军民皆有饥色，此人何得独肥？因问：“公尊颜充腴，以何調理而至此？”对曰：“某无他法，只食淡三十年矣。”话虽如此，人却离不开咸。

吃了一辈子盐，就想看看它的出处。午后的天，晴空万里，有些昏然欲睡，好像食淡太久的人一样。旧年乡下贫家，买不起盐吃，人像得了重病一样无精打采，软弱无力，三尺男儿，手无缚鸡之力。

古人说天有五气，臊气、焦气、香气、腥气、腐气；食有五味，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，咸居末尾，而它却是百味之王。五味中酸、甜、苦、辣，人或可缺之，盐却一日少不得。

《周礼》谓天官所属有盐人，慎重如此，隆重如此。臣、人、鹵、皿四字组合而成“鹽”：臣，监管之吏，人为煮盐者，鹵乃煮盐原料，皿是煮盐锅釜。古人制盐工艺是煮、煎，所以叫“煮海为盐”。煮海实则晒海，引入海水在池子里，经过日晒、蒸发形成卤水，渐渐结晶成盐。这是先民最朴素的取盐法。

去莺歌海盐场，心情艳阳高照。莺歌海为天然盐场，一望无垠。阳光下，盐田剔透如水晶如冰糖，银光闪闪。站在盐田埂上，盐田拼接，一块又一块。忍不住染指一尝，淡淡的咸味，又干净又清爽，还有一丝回甘。与日常吃过的井盐、池盐、土盐口感略有不同。

莺歌海盐场取盐，极繁琐，海水入池后费时二十九天，流经二十九滩，走二十三里，方才得出精盐，而老盐费时更久。郭沫若有诗道得好：

盐田万顷莺歌海，四季常春极乐园。驱遣阳光充炭火，烧干海水变银山。我心里也不禁有诗意流动：本是莺歌海上花，冰肌玉骨若云纱。调和千万厨中味，如月迢迢百姓家。

霸王岭下箭毒木

箭毒木，属于常绿大乔木一类，汁液含有剧毒，触人伤口处，即可使其麻痹，血管封闭，血液凝固，然后窒息死亡，古人遂称它“见血封喉”。当年黎族人用它涂抹箭头，射杀野兽。旧小说不少见血封喉故事，李汝珍《镜花缘》一回报说：

有只斑毛老虎蹿了出来，如山崩地裂一般，吼了一声，张开血盆大口。山坡旁隐隐约约窜出一箭，直向那物面上射去。老虎中箭，大吼一声，将身纵起，离地数丈随即落下，四脚朝天。眼中插着一箭，竟自不动。多九公喝彩道：“真好神箭，果然见血封喉。”唐敖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多九公道：“此箭乃猎户放的药箭，系用毒草所制。凡猛兽著了此箭，任他凶勇，登时血脉凝结，气噪紧闭，所以叫‘见血封喉’。”但虎皮甚厚，箭最难入，这人把箭从虎目射入，因此药性行得更快。

书上毒箭用毒草所制，据说有草乌膏者，与箭毒木仿佛，喂涂箭簇，名射罔，人若中之，见血封喉而死。在霸王岭下箭毒木边走过，少年书纷纷拥拥像蝴蝶一般乱飞，飘到心头。

霸王岭多巨石，箭毒木左右有高山榕树生根在巨石上，巨石三道裂缝，仿佛三块石头垒在一起，享美名“三元及第”。科举乡试第一为解元，会试居首乃会元，殿试拔头筹者乃状元，合称三元。乡试、会试、殿试皆榜首者，称三元及第，又称连中三元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暮春带月归

游黄河

墙角一树花开了，躺在床上，闻到若有若无的香气。站在木门里，听到微响，拉开木门门，满门的月光和香相拥而入。一株野生的小桃，矮矮的从转弯的墙角匍匐而生，不意却花开满枝。

在江南小镇的那些年里，很多的不顺意让我辗转难眠。小镇后面有一小河，河水清澈浅底，晚上有人站在竹筏子上撒网，月光和水光交相辉映。我有的时候坐在小河边那青石板的台阶上，看对面人家稀疏的灯火，看远山厚重的黛黑，偶尔有水鸟扑扑而来，又碟碟而去，只是那声音有些怪异。

河边有茅草，夏日里，青绿的茅草高过头。秋冬里，枯萎的杆子还挺立在河边。月光下，好像缘月光而上，遮蔽了半边河道。忽一日，见白雾般的茅杆里，有淡红的晕染。淡淡的月光消融不了那颜色。白日里再看，却是一株小桃树，无叶的黧

黑的枝条上，却有着三三两两簇拥着的桃花。那密密匝匝的干枯的茅草，却难以掩盖它的光芒。它在月光下，敲击着春天的心门。

后来我去小县城，住上了楼房。楼下有一香樟，站在阳台上，能看到香樟茂密的绿叶，一年四季那青绿里散发出香樟的味道。喜欢安静的我，有时关上客厅里的灯，透过窗户看远山远水，听着楼下那条马路上车水马龙的声音。有的时候，我开了走向阳台的门，看到对面的楼上一格一格的灯火，还有那阳台上进出的人。

有风的时候，香樟的树顶如一团绿球，摇晃着。有的绿叶，连同斑驳的月光，在阳台的墙上舞动，坐在客厅里，能听到铁门的响声。

开门，捡起一带柄的叶子，在月光下，看到了香樟的生长。叶落之时，也是焕新之时，我看到



◇人间小景

粗话

董改正

朋友有须眉气。一日，她在一个蛋糕店的橱窗里看到一小块酥玉堆雪，标价一百多元。买还是不买？这是个问题。蓦地想起女儿的话：“××××，有钱就买！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，到底尝过着滋味。”遂买之，豪横而去。

对此，她总结道：“从此不纠结了。”她有个朋友姓张，在南京天文台工作，说天文台常有简报，有时会报某小星离地球多少距离，什么时候会擦肩而过，每到此时，食堂原先少有人买的硬菜，在第一时间就会被一扫而空，晚一点都抢不到。她说，从此之后，遇到难决之事，她便把女儿的四字真言来一遍，遂有截铁之断。

粗话是有魔力的，当然，少儿不宜。比如说万世先师孔子有一个故人叫原壤，听说孔子要来，伊人便又开双腿坐等。孔子看他这副德行，开骂道：年幼的时候，你不讲孝

◇信笔扬尘

人世间的酒徒

杨亚爽

丰子恺是个喜欢喝酒的人，同时他又是一个性情恬淡的人，我一直觉得，恬淡的人爱酒，一定能够把握得住分寸，不会喝到东倒西歪现场直播。事实上，也确实就是这样，丰子恺嗜酒，就一根螃蟹腿可喝半天，但从不会喝醉。他画过一幅漫画，青竹茅檐的干净小院内，一树盛开的梅花下，三个人围一张小桌坐定，女主人正端着杯盏送过来，此画取名为“小桌呼朋三面坐，留将一面与梅花”。这应该他喝酒的常态。如此花下闲饮，适合低声细语浅斟慢酌，这股喝酒，就图个情致，如女人聊天时喝阿婆茶一样，润润喉咙，边聊边喝，喝到筋骨通透，有了三两分醉意，便可作罢。

丰子恺的酒友，也多是这般有情致趣味的。他曾写过西湖边上一个人，初相识时，就见他拿米饭粒子在湖边钓虾，面对山光水影，淡定地坐在那儿，从容垂钓。钓上三四只，便收手，拿到旁边的酒馆里去，要一斤黄酒，拿烫酒的开水把虾烫熟，蘸酱油下酒。丰子恺说：“我看他吃菜很省，一只虾要吃很久，由此可知此人是个酒徒。”根据他的判断，所谓酒徒，当然就是嗜酒却从不沉溺的人，喜而不过，恋而不迷，依而不赖，懂得

自控，这样的人，也必然是有情调有趣味的。后来，随着两人交往的深入，印证丰子恺判断不误，那人果真心性不俗，是一个摆摊刻字的先生，还恰好喜读丰子恺的散文。

按照丰先生的标准，这个世界上，多的是酒鬼，少的是酒徒。酒徒很少会出现在闹哄哄的饭店里，不会一大伙人推杯换盏猜拳行令，不会醉到不省人事，更不会借酒发疯。酒徒喝酒，可以是三两知己把盏清谈，也可以一个人对月独酌，下酒菜可以是几只青虾，也可以是一根腌萝卜，或者，什么也不要，只就着天光云影，就着一两寸过去的未来的时光，就可以喝得心神熨帖。酒徒最能把握度，微醺即止，此时当是心智清醒而神魂浅淡，飘飘然风骨若神仙，与酒鬼的丧失理性撒泼上吊等，别于霄壤。

那年夏天，我在淮阳见到的一个人，当属酒徒之流。那个黄昏，淮阳龙湖一望无际的荷花被晚霞染得迷离恍惚，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湖心岛上，浓浓地溢满荷香，“春秋亭外雨风暴，何处悲声破寂寥……”我一边听京剧，一边看荷花尽头西坠的红日，正出神间，忽听旁边一个声音响起：

了小小的芽苞，如花一般，从树枝上鼓了起来，春风一吹，气球般膨胀，世间万物皆如此，总是新叶换旧叶。

最留恋的是父亲外出。父亲去小镇卖果子，桃子梨子枣子李子，要等到很晚才回来。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，边说着话边等着父亲。有的时候，就听到木大门有响声，跑过去好多次，父亲都没有回。门开了，却是月光和微风，我站在门外，望着蜿蜒的小路，田野里的风忽左忽右呼啸着。父亲回家会带给我惊喜，或者是一个乒乓球，或者是一本小人书，也许是一双小手套。

等到父亲归来，我却在母亲怀里睡着了。有一次，我去外地，忽然想到有一朋友居于此，趁晚上有时间，我想去看看他。朋友住的地方在一个小镇上，二层小楼，十分气派。我站在门前，忽地就想到好多年前，我望月光，月色依旧，想想那时候，我们两个人，晚上一起走了四十多里的路，去了他的家。现在他有了妻子，也有了孩子，还有老人。我举起那想敲门的手，放了下来。我站在月光里，静静看了看四周，还是转身而去。

不知道那朋友，会不会想到，我这个朋友，会带月去敲门。有一朵花，开在我的心里，也一定开在他的心里。



◇灯月闲话

笑，畅怀。汪曾祺先生生性恬淡，但也有说粗话的时候。他写栀子花：栀子花粗粗大大，又香得掸都掸不开，于是为文雅人不取，以为品格不高。栀子花说：“×××的，我就是要这样香，香得痛痛快快，你们×××的管得着吗！”哈哈，看完不笑的很少。

横跨文学、绘画、书法三界的黄永玉是个妙人儿，是个段子手。且看几则：“我的感情生活非常糟糕，我最后一次进入一个女人的身体是参观自由女神像。”

他常常自损，如“人们对我最大的两个误解是：第一，他们仅仅因为我戴眼镜，就认为我是知识分子；第二，我的电影不赚钱，所以他们就认为我是艺术家。”也常常自省，他画一只鸚鵡，题款为：“鸟是好鸟，就是话多。”话是很多，可他改不掉，心善。当年黄雷正与林燕妮闹分手，投资电影公司失败，负债累累，无家可归，很多都不敢搭理他，只有黄永玉前去安慰：“失恋算什么呀，你要懂得失恋后的诗意！”黄雷说：“你这就是放狗屁了，失恋都要上吊了，还能有诗意吗？！”2009年，黄永玉写了一幅字：“世界长大了，我他妈也老了。”

写到这，顿觉任督二脉畅通，有沛然之气。

◇人间小景

“锁麟囊”呀，这是迟小秋唱的。”惊得一回头，只见一个白绸裤白背心的中年男人，正坐在旁边的台阶上喝酒，半斤装的小瓶，对荷独饮，神态恹然。他手边放着半袋子油炸花生米，看样子，已经喝了很久。我很吃惊，这个人很内行，连唱腔流派都能分辨出来，一定是资深票友。“程派青衣呀。”他一边继续就着花生米喝酒，一边跟着唱起来。夕阳正在下沉，东边白白的弯月亮已升起，我真想停下来，跟他聊聊京剧，聊聊程派，但孤岛人稀，天色已晚，只好转身离开。走了几步，回头看，他还在喝着酒，还在眯着眼唱戏。我想，这个人，是酒徒无疑了，丰先生若在，定会大喜。当然，丰先生自己，也是当之无愧的酒徒。

那天给孩子讲鲁迅先生的《孔乙己》，我突然觉得，孔乙己也算个酒徒。他那么好酒，有钱的时候也不多喝，顶多“温两碗酒”，酒风也不错，喝酒时淡淡的，还给小伙计传授“茴”字的写法，对下酒的那有限的几颗茴香豆，也不吝惜跟小朋友分享。后来他被打断腿，坐在蒲包上用手爬着，那么艰难，还到店里要一碗黄酒喝，喝完再爬着回去。如此境遇，却也淡淡的，不懊丧不怨怼。我觉得，他是具备一个酒徒的素质的，是一个逆境中的酒徒，或者是一个酒徒逢了人生逆境。如果不是害人的科举制度，如果他也有有一天能一举高中，定可以洒然闲饮，饮出个仙风道骨来。

世间每多一个酒徒，酒就会多一点意趣，少一点罪孽。只可惜，饮者虽众，酒徒太少。能否成为酒徒，关乎性情，关涉涵养。酒徒只可遇，而不可求。

外人眼中的贾府经济

彭伟栋

《红楼梦》里，贾府后期的经济状况引起了社会关注，大家都在热议贾府的财政发展。那么，外人眼中的贾府经济到底如何？他们的判断是否正确？

周瑞家的曾对王熙凤说外面的传闻：“有人还说‘他们家的狮子只怕还是玉石的呢。园子里还有金麒麟，叫人偷了一个去，如今剩下一个了。家里的奶奶姑娘不用说，就是屋里使唤的姑娘们，也是一点儿不动，喝酒下棋，弹琴画画，横竖有伏侍的人呢。单管穿罗罩纱，吃的戴的，都是人家不认得的。那些哥儿姐儿们更不用说了，要天上的月亮，也有人去拿来给他玩。’还有歌儿呢，说是‘宁国府，荣国府，金银财宝如粪土。吃不穷，穿不穷，算计来……’”

这里有几层意思：在外人眼中，一是金麒麟缺了一只，暗讽贾府今非昔比。按道理，金麒麟被偷了一只，应该尽快再雕刻一只放在园子里，来个团圆，可是没有，证明经济已经在走下坡路。二是说贾府的主子连“喝酒下棋，弹琴画画”都有人伺候，证明员工太多了，导致人满为患，财政支出自然多。三是说“吃的戴的”每日都变个样，大家都不认识，证明奢侈物之多，管理层掀起了奢靡之风。四是玩物丧志，“那些哥儿姐儿们”就算要天上的月亮也会有人摘下来给他们玩，这显然是享乐主义盛行，没有节制，为了玩，钞票打水漂。第五，总结性来了一句对外人对贾府财政状况的认识——“吃不穷，穿不穷，算计来总是一场空。”这不是说贾府坐吃山空吗？在入不敷出、奢侈之风日盛的状态下，贾府只能吃老本，但这家底始终是有被挥霍一空的一天，显然传递了危险的信号！

有时所谓的传言不一定是谣言。这些外人发出的贾府经济论，除了最后一句总结是“难听的话”外，其他的言语比较隐晦，但都说到了点子上。其实只要细读，便可明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们善于从贾府员工透露出来的信息进行逻辑推理，证明贾府已经江河日下，再难以恢复当初的辉煌时光了，如果再不出手进行自我革命，将很难逃脱既定的宿命。

这些人的看法到底与事实有无出入呢？实际上，看王熙凤对林黛玉的“吝啬”便可知一二了！林黛玉卧病在床，需要一笔费用料理身体。周瑞家的向王熙凤转达了黛玉丫鬟紫鹃的拨款请示：“姑娘现在病着，要什么自己又不肯要，我打算要问二奶奶那里支用一两个月的月钱。如今吃药虽是公中的，零用也得几个钱。”这个请示其实合情合理合法，林黛玉毕竟是贾母疼爱的外孙女，她病了，生活有困难，只是想预支一下月钱而已，并非无理取闹，狮子大开口。

但仅仅是这个要求，却让“凤姐低了半日头”，就是说思考了好久，可见贾府财政之紧张。她最后批复道：“竟这么着罢：我送他几两银子使罢，也不用告诉林姑娘。这月钱却是不好支的，一个人开了怕，要是都支起来，那如何使得呢。”她更怕有蝴蝶效应，大家都来预支工资，到时哪里找更多的钱来堵窟窿呢？接着，她说了一句展示贾府财政气象的话——“况且近来你也知道，出去的多，进来的少，总绕不过穷来。”这显然是贾府经济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！只要问题不解决，便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最后不可收拾。

面对问题，贾府有无清醒面对呢？我觉得高层几乎昏昏欲睡，不知所以然。只有少数人认识到了问题的严峻，比如探春在凤姐病假期间当上了管家，积极开源节流，废除不合理的财政拨款等，有兴利除弊之风，可惜并未长久，也不能触动根本。但相比贾母、王夫人等高层熟视无睹，坐以待毙，实在好得多了！可以说，贾母等人是被一时繁华的景象冲昏了头脑，没有意识到花无千日红的景象，没有意识到财政危机的悄然到来。在那些外人看来——千里之堤毁于蚁穴，贾府的经济衰败是由经济发展不力、财政制度出现漏洞、员工管理不善等原因积弊而成的，令人痛心疾首。如果贾府高层思想开明，当听到“外面的声音”后，及时请外面的群众代表过来开座谈会，了解情况，听取建议，说不定能够自我救赎。可惜，她们始终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就算王熙凤听到外面的传言，又有什么广开言路的动作呢？

